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變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

邶鄘衛 附說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

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為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孔氏曰漢地里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　張氏曰不遇非不逢也不受其志也　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

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游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為舟耿耿猶儆儆也

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 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然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為湯武而不應其聘 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

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侯之臣也故條類皆其兄弟 釋文曰鑒作監曰本又作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閑習也 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 吕氏曰以威儀為可簡則無禮故

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令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　歐陽氏曰慍于羣小羣小慍仁人也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為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曰何居注云居語助也

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　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　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戕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　鄭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為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

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　孔氏曰間色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黄反為裳而處下　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無訧（音尤）兮

毛氏曰訧過也　程氏曰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染

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范氏曰致其叙則在我也故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七西反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　范氏曰思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媯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

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　永嘉鄭氏曰戴媯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為君矣叙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為母以子貴之說者失聖人正名分辨嫡庶之説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毛氏曰興也　孔氏曰釋鳥燕燕鳦郭璞曰齊人呼鳦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　李氏曰差池不齊貌　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孔氏

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　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　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已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國家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

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　鄭氏曰將亦送也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　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　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　朱氏曰只助詞　李氏曰塞實也　毛氏曰淵深也　朱氏曰温和也　毛氏曰惠順也　朱氏曰終温且惠始終如一也　鄭氏曰淑善也　毛氏曰勗勉也　鄭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　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

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勵己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推原

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也　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　朱氏曰逝發語之辭　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　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　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　朱氏曰不述猶言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

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

也莊姜既不見荅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己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 鄭氏曰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 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 蘇氏曰州吁

往來皆不可常　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正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

則又思之可謂極毋道矣經解曰温柔敦厚詩教也

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　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曀　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

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　鄭氏曰言我願

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

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蘇氏曰古有又通　釋文嚏作疐曰本又作疐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反　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震靁之聲　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　董氏曰韓詩作壇壇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濟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　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　曾氏曰鏜然擊鼓踴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踴躍爾　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

從軍南行伐鄭　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内令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為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　董氏曰鏜石經作鼞說文亦作鼞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勑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　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弊邑以賦與陳蔡從　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

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　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為必敗之計也　曾氏曰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為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　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

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　朱氏曰成說成其約誓之言

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　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為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歎也　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　釋

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夐夐亦遠也

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　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為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　鄭氏曰令善也

朱氏曰棘可以為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　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　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　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睍睆好貌　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説人而我獨不能説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黄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黄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　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　鄭氏曰懷安也　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　朱氏曰阻隔也　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令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　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

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　朱氏曰悠悠長也　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曰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

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　毛氏曰忮害也　朱氏曰求貪也　毛氏曰臧善也　張氏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為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為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孔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八月中堅强不可食故曰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論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

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　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釋文厲說文曰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為軌

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為走

歎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疏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為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為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

釋文曰軓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軓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

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雁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　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　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迎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

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

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况於人君乎

招招照遥反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

涉 朱氏曰以譬男子必待配耦而相從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

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　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　毛氏曰

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　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顔色相親亦不可以顔色衰棄其相與之禮　孔氏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葍莖麄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葑土瓜也　釋文曰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案江南有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　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

苦其甘如薺齊禮反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内也荼苦菜也爾雅

疏曰此味苦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

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羮亦佳　毛氏曰宴安也　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　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　鄭氏曰送我裁於門内無恩之甚　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　孔氏曰言人

誰謂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譴謔鬼詩云白石為門鐵蓋以鐵為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説

涇以渭音胃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閲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笄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　尚書疏云渭水

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　說文曰湜水清見底　鄭氏曰小渚曰沚　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魚梁所以捕魚　孔氏曰周禮䱷人掌以時䱷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　閱容也　鄭氏曰遑暇也　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為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　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沚謂未嘗變也　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　鄭氏江有汜箋曰以猶與也　歐陽氏曰禁

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絶意之辭也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　朱氏曰浮水曰游　鄭氏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　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為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為之耳　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

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

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

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

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鞫窮也　鄭氏曰及與也　朱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　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

其善者由其心阻絶其善故也　張氏曰昔育恐育鞫而下言昔者相與為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　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　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慉説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予來塈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　鄭氏曰洸洸然潰潰

然無溫潤之色　程氏曰肄習也　毛氏曰塈息也　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之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為常矣　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　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　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璞注云言至微也　鄭氏曰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

之辭　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中露露中也露中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　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 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 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

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　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　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羇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反素果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反由救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　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顔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有聾恒多笑而已朱氏曰褎多笑貌

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顔色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叙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

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釋文瑣作璅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宜矩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為伶官者雜於

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已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懐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

將且也　毛氏曰以干羽為萬舞孔氏曰萬者舞之總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文舞用羽籥籥師以教國子舞羽吹籥

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　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　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　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俁俁然在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别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别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

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力反赫如渥赭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　毛氏曰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之羽也釋文曰以竹為之長三尺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煇胞闇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鄭氏曰散受五升　程氏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

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　孔氏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　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　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

山有榛仄巾反　隰有苓音零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　陸璣疏曰榛栗屬其子小似柹子表皮黑味如栗　下濕曰隰苓大苦　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苓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黄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

云苓似地黄

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歎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周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懐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

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

朱氏曰言毖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　釋文曰毖韓詩作秘說文作泌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

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願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　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　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　杜預

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　釋文曰禰韓詩作柅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舝將行設之　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　毛氏曰遄疾臻至也　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為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水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　鄭氏曰兹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　毛氏

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衞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衞之忠臣至於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　李氏曰爾雅云宴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　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　朱氏曰北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之為憂慇慇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　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事　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　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　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貧窶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内外極矣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祖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　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

釋文曰摧韓詩作誰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叙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

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

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　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　毛氏曰亟急也　程氏曰只且語辭也　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　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

與其所好去而避之　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　程氏曰言尚可寛容徐緩乎既急也哉　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　雨雪其霏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盛貌　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　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

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蹰直誅反

毛氏曰靜者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

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　張氏曰後宮西北邃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

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姭姭好也石經作僾而不見說文曰僾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僾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

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　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悦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　鄭氏曰洵信也　張氏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氏曰荑茅之）

始生如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也

籩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遊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蹰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攷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

色之美皆可悅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
之義難通横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
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
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
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
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逆反

之國人惡烏路反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　孔氏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　河水瀰瀰莫爾反　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土高曰臺　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　孔氏曰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　毛氏曰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　孔氏曰鮮王肅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　曾

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謂宣公也

說文燕婉作暥婉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絶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釋文曰洒韓詩作漼浼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于偽反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孔氏曰汎汎然見其景之去朱氏曰景古字影字通景也　鄭氏曰願念也　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

定　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

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　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

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

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

爾　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

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

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

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五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鄘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鄭氏曰共姜婦人從夫謚

呂氏曰叙言父母詩獨云母葢止是母意叙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

姜氏比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　孔氏曰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内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鬌則知鬌以挾囟故兩毛也父母既没

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纚色蠟反緌汝誰反鬌音朵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為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　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　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敘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為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髧韓詩作髮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他得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慝邪也　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其絶之甚矣　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簒立則共伯

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弒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

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侯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　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顔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　鄭氏曰中冓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范氏曰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

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為恥又悔而相戒也

中冓當從應劭顔師古說葢閫内隱奥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　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

以長　釋文詳韓詩作揚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　朱氏曰讀誦言也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葢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

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

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　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紒音計追丁回反紞丁敢反　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　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　鄭氏曰象服者謂

褕（音逸）翟（音狄）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為不善當如之何　釋文佗佗作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晳（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不用真羽）鬒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為鬒如雲

言美長也眉潔也　鄭氏曰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為善孔氏曰說文云髲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髲而自潔美　毛氏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揥　揚眉上廣　朱氏曰且語助也　毛氏曰晳白晳　朱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瑳玉色鮮白　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為縐（戸术反）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文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　孔氏曰紲去蒸熱之服也袢延是熱之氣也　王氏曰暑服則加紲絺焉所以自斂飭也音如絆繫之絆　說文同）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為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閒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

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益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

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叙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况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

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叙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龐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顔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删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沫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遥反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沬衛邑

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沬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

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是惡行桑中上宫所期之地淇水名也　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孚容反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　毛氏曰庸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為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

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

城市而營宫室得其時制百姓説音悦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宫室者皆以營室中為

正也　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　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

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

室猶宮

也　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　毛氏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　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　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　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為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　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曰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矣（起居反）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

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 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

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 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

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虚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　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　蘇氏曰見星而駕　釋文曰說舍也　鄭氏

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塞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為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

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為皆如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叙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　程氏曰蝃蝀隂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隂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隂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隂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　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　鄭氏曰女子有行逺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為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爾雅蝃作蝃

女子有行逺父母兄弟此詩反泉水竹竿辭同而

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為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逺兄弟父母

毛氏曰崇終也

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鄭氏注曰隮虹也詩曰朝隮于西

程氏曰朝隮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

從旦至食時為崇朝　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為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　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

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毛氏曰相視也　鄭氏曰儀威儀也　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　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

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　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葢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 美好呼報反 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禄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于羣小以至於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　孔氏曰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　李氏曰干與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　程氏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旟云旌皆通言尒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　其下有旒縿　朱氏曰縿旗之體也旒縿之垂也旄旟旌建之車後驂所銜反旒力周反　毛氏曰浚衛邑　爾雅曰邑

外謂之郊　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　王氏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秉馬行禮於賢者紕疎布之狀組密錯之狀祝疑為竺厚積之意　朱氏曰此設為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旟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旟旟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旄矣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以為組

子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為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縿有旃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城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

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士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　左氏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彦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

顧蒸於宣姜所生也　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朱氏曰聖人録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　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　朱氏曰悠悠遠而未欲之

貌

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

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　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　釋文驅作駈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為

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　毛氏曰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稺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陸璣疏曰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蝱者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

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情性

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為穉狂

葢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

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

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

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　朱氏曰控

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　毛氏曰極至也

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為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五